

國風
幽 齊

魏

唐

秦

陳

魯

曹

詩經大全

三平本

特別
412
16
23



門 4 12
流 16
23

葉太史參補古今天方詩經大全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
也爽鳩鷹也驚故為司寇主盜賊少在禹貢為
吳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
岳之後封於呂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
伯備周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故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歸立為太師文既封於齊通工商之
王崩武王平商封於營丘既封於齊通工商之
業梗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日齊乃東

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七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夫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亦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府齊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地也今青州即今青州府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棣山東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朝音潮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脫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

日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慶源日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脫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爲真誠恐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爲君馬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安成氏曰此章以月光爲聞其似者而見其似而以爲真也如前章則是耳以爲真也

夢叶莫滕反

世章第拾

子之還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

樹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其樂會朝也○此

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

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

我之故而弁以子為憎乎臨川王氏曰其與子同

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

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華之

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傳徒妻

子之還今遭我乎猗之間今並驅從兩肩

今損我謂我僕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猗山名也從逐也猷三歲曰肩

為不義輒流涕進規非感激自勵乃尋師遠
學遂成名賢女之身簡而家齊者上思齊所
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
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桓與昏淫
足道矣○豐城朱氏曰男刺幽王褒姒者無
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際所以治也
縱欲而滅乎天理者昏君之際所以亂也此詩
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
而人心之助不亦多乎

猗乃刀反

猷乃刀反

猷乃刀反

釋文曰亦作狝○孔氏曰猷狝
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
猷狝利也○獵者交
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
出獵而相
遭也謂成儼譽之也譽
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
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集傳俾言必
為木公所殺也
其蓋不許其
道叶徒厘子反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

奠著

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
後不雅曰狼牡名雜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尚千百年之習俗原
不可不謹哉○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
以習於田獵為賢閑于馳逐為君禽荒而國人所
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逐為不安于所習
著且據反叶且居反
表叶孫粗反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

華乎而

華叶芳無反

續細綿也純冠
相公三年九竹云純
統經是懸瓊之纒

儀禮三
壻夫之

青
度
莖

言
四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之寧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充耳以續音懸鎮音殿所謂統音也也統懸瓊之繩用雜絲線織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鎮也朱子曰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線穿垂丘當耳處禮壻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鴈御音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侯也充于壻石

○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

瓊華乎而

莖立曰莖

同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盧陵李氏曰堂與堂亦美右似玉者○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

瓊英乎而

英于良反

同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英然則瓊英瓊華瓊莖皆玉石光色○蓋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莖○莖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湯

詩經

國風五卷

五

畢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

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

發音秉

今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歐陽氏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

闥叶他悅反

闥兮履我發兮

發叶方月反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

興言彼淫奔之女且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明叶謨即反倒即老反

倒叶抽妙反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兮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潮音別必列色始入○此詩

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

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

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

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

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而物乾，故以晞為乾。兼說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且未見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念號令也。故言明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

莫

莫音暮

叶傳故反

折音脂

圃音圃

樊音樊

圃音圃

瞿音瞿

瞿音瞿

不能音不能

晨夜音晨夜

不夙則音不夙則

比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特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冬三九

南山崔嵬，雄狐綏綏，魯道有湯，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激支

激支

禮記卷五

葛屨五兩冠綉雙止魯道有湯齊子庸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和媚之獸也
且對文則飛曰雖雖走曰牝牡散則可綏綏求匹
以相通左傳云獲其雉孤亦謂牡為雉綏綏求匹
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
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諸兒曰襄公名
安成劉氏曰桓公名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
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此襄公居高位而行
邪行鄭氏曰雉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
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
思之乎

如字又音高綏如雉天夢叶兩終反

止既曰庸止葛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綉冠上飾也屨必兩綉必雙物各
有耦不可亂也蓋曰呂氏曰屨與綉為耦雖五兩
文姜非其耦也各相耦冠綉之雙亦自為耦襄公
纓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斧順頭而下結之謂之
者謂之綉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蓋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
公適之以淫
洪者何也

○藝林如之何衡從其私取妻如之何必

告工圭母反母莫後反
告同上
告人母既曰告止葛又鞠止

詩經卷六

衡從其私

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

田田畝毛氏曰縱橫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

詩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從韓韓詩云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

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

其欲而至此哉東萊呂氏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

常早裁制之曷為又使常早裁制之曷為又使

嬖嬖其滋而至於極也

○析新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

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

其惡何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

於齊武夷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

治其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需音

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

必敗公會齊侯于濼匹各遂及文姜如齊齊

侯通馬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

章刺魯桓也

諱諱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

維莠騫騫

但

恒叶悅反 戒意

有急速之意

戒意

有急速之意

○無田甫田維莠稂稊無思遠人勞心怛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稂由之草也驕驕張王並去之意怛怛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至矣○虞源輔氏曰近者始遠者有餘而甫田可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今

○姚兮變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東萊曰氏曰驕驕桀桀怛怛猶怛怛

變叶麗眷反

非古惠反叶古縣反 姚居豈反

今兮兮

喻遠天

比也姚變少好貌非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謂書弁冠名冠氏曰弁者○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適之可遠能循

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
速則反有所不達矣慶源輔氏曰末章又以其事
以曉之小之可大邇之可遠理固自然也厭小務大
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也
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狗其欲之
而終不能有所達矣然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三章章四句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
也徒不好人若能循序而求進之期固不可不
為徒大然下亦何勞也須一步着實做
遠大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者非果不可
始得益哉豐城宋氏曰田之大者非果不可
治也先小而後大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
漸致不可躡而後遠也天之下理可循序而
童非可以忽然而見其果非其序則總角之
而大終不可以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

亦何益之有哉

句不知

盧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大也孔氏曰大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
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鬢鬚鬢
好貌

盧重鋤其人美且德

賦也重鋤子母鋤也但七十反

說文 鈎環也

无付云城之詭曰解
其目其腹垂耳
而後于思...

真文

賦也 鈎一環貫二也 孔氏曰一大德多鬚之貌 慶

卷與德則美其德也 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

古通用耳 說文九曰 下思字 思棄甲復來 陸氏曰

思西才反多音韻 題又音肥 識身其多鬚之白

盧令二章章二句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 敝壞筍也 竹捕魚曰曲 魴鰈大魚也 孔氏曰

云衛人釣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

日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勝之半

鰈則吞矣是則歸歸齊也 如雲言衆也 齊人以

微魚

雨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

比也 魴似魚厚而頭大或謂之魴 孔氏曰陸堯云

不美者故里語曰周魚得魴不如始口大魚之

從與亦謂之魴也 如雨亦多也 龜山楊氏曰如雲

而止若魯莊公思歸 言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

適齊尚可得乎 欲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

詩

適齊尚可得乎 欲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

而止若魯莊公思歸 言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

從與亦謂之魴也 如雨亦多也 龜山楊氏曰如雲

不美者故里語曰周魚得魴不如始口大魚之

比也 魴似魚厚而頭大或謂之魴 孔氏曰陸堯云

制又美奇防開而制之田魯莊微弱不能防開也

以杆物故防開有禁止水開所故歸齊而從之者衆

也 從新安胡氏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意在其中矣

正善云下竟耳草字
從竹用竹夕席其文方故
云方文席也

齊

湯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兼車後戶也
以竹為簟蔽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
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齊濟垂緇灑乃禮反漚漚豈開改反道有蕩齊子寧

第

賦也騶馬黑也濟濟美貌漚漚柔貌豈第樂易
也言無忌憚羞耻之意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漚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翺

翺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
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漚漚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教

賦也漚漚流貌儻儻衆貌遊教猶翺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樂如此無禮義無羞耻無忌憚盡見於此詩
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蓋刺之深而疾
也

教

詩經

國風

四

猗嗟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

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各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曰射

侯不出正兮展敘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太射則張皮

天子正諸侯三正士二正

周禮四十一

頎音祈

抑若揚

美目揚

美目揚

始若鎗友

言也

言也

賦也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

抑而若揚美之盛也

揚目之

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况於揚之乎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

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安成則曰射則臧不出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枝藝

食亦

正音征

甥叶桑經反

鄭氏云展者拒時人言齊公之子

三

天子正諸侯三正士二正

周禮四十一

官居工記

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實射用
 采侯燕射用獸侯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以鳥
 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一
 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展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
 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
 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
 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
高縣反
葉川乞卷反
叶許鈞反
反叶字絢反

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

知是失其名僕姑其
 小射

選異於眾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射而貫革也四
 矢禮射每發四矢射實射燕射見矣四矢象有事大
 於四及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
 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南宮長萬在傳莊公
 射足以致亂而禮不足以防濫也在傳莊公
 一射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天死從子通乎
 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
 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
 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

詩全大

詩經卷之九

至威命之不行耳慶源輔氏曰趙子之說義

也東萊曰此詩三章說刺之意皆在言

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

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冷下二語自然使

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

美而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其間不足者必

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其間不足者必

今一展字便見得是字便見得是字便見得是

者既點會其意見得人自倚嗟而為齊侯之子

矣德則齊侯之甥今乃以善射為齊侯之子

亦公誠為齊侯之甥今乃以善射為齊侯之子

亦可惜也齊侯之甥今乃以善射為齊侯之子

不可惜也齊侯之甥今乃以善射為齊侯之子

不多也世人也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

魏境內有其都耳在禹冀冀州雷首之北析

城之西南枕反之鵠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

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曰呂氏

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曲二十餘里北去首

山十餘里處河山之濱禹菲飲食惡衣周初以

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

枕去
解言

詩經卷之九

縹屐乃不相宜之意
寒涼不堪用之意

要之縹之好人服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晉而作故列於唐虞之前猶却鄘之於衛也
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宜皆為
今河州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
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

糾吉照及接所插及要古
服吐薄矣

也如婦未廟見
婦功見舅姑三月廟見
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衣領好人猶天人也
魏地陘隘其俗儉嗇而褊
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與而刺其使女縫裳
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
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又使治
其要褊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然左辟佩其象攝維是褊

新

復明
之日正明
之禮
相禮之

心是以為刺

刺時音

提從今反死於玩及掃勅帝反

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軍谷嚴氏曰宛委曲異順

貌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掃所以摘髮

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

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慶源

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

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

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天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

矢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

厚

無度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

汾扶云及沮子預反洳如預反莫音暮其音記

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

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墳碎之意

碎整

無度殊異乎公路

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

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

羹孔氏曰陸琬云莫莖大如箸亦節節一葉今

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嗛者掌公之路車晉以

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

縹先月交叙前火

詩經大國風五卷

陽

史記列傳四十一

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以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成
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與之藥使以上
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所謂汾一方
古語蓋然也癥音微○索隱曰英華也公行即公
方猶遠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英華也公行即公
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公行即公
行一也宣公二年晉伯御
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屋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蕒水鳥音也葉如車前草
孔氏曰蕒牛脣水鳥也如續斷公族掌公之宗族
寸寸有節枝之可復今澤馮也
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傳曰晉荀會棄黜無忌
為公族大夫使訓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九傳宣公二
年晉獻公初
作事
成公即位
有

詩經卷之六

故

何其其字音甚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飮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歌則歌不徒矣

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

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

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然

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

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

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

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

園極 指行同說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

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興也 棘棗之短者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

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東有赤白

二種小東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棘也

且畧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為憂也

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

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

虞

慎言行慎飲食居走之慎
孝子以何見
孝曰父母之謂
量言之而若
思父母之情也
節者孝子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呼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

國上下不群笑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
扶顛持急之謀晉豈能驟威其國哉國雖亡
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
曰秦雖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
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欲其
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

不得展而有留也下口力又

或說者

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孔氏曰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傳寫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同親愛之
有輕重
與已身寐
寐在室
止棄棄
如愛重
陽

或說棄棄棄母也

詩經卷之五

借 叶卷皇反

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借 叶卷皇反

賦也山脊曰岡宋嘉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
叶其韻以必借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間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制國鄆之

先

已之言又想像其視已之言曰庶幾其念
賢矣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
視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
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儆亦所以
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

外叶五隆反

檀 叶後反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坎坎伐檀坎坎伐檀今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
定數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
於農圃故其詞如此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
賢者不樂仕于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
樂仕之意可見矣

干叶居馬反

職

寧勞於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嘆之
以為是直能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
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
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
兮

輻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
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

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真

困丘倍及
倉名也
厚之圖
者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
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殮
兮

輻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
如輪也困圓倉也鶉屬熟食曰殮
伐檀三章章九句先事後食也○安成劉氏曰

此亦君子不
素食也

在位之人巨能指破比曰碩鼠

盡人之財貪指言斂言
盡人之力曰殘指厚斂言
其寔殘之為官言計也

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弱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可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其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車害已而去之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則上之于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女音汝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
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所

也德歸恩也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而反饋食之直猶宜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所以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
勞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所

號音亮

號者被害而哀鳴也

比也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未秀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貧之甚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亦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求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其情於詩著甚而欲公之徒有所未忍也故著

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其意短魏以地日寬裕者如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日變而福急如此其桓之世而國遂滅下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十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

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

乃遷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

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

封唐於是叔虞踐於唐地名晉陽是以此南有

晉水至子襄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

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燹燹生成侯寧族

昭侯以下又徙翼及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

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書曰河東

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

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

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燹侯號

詩經卷之五

樂先禮切

甲

陽堂屋荒

虞 虞 虞 虞

謂所居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我不樂日月其除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起或謂之促織語云促織鳴顛婦驚九月在堂聿

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滅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認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唐叔之應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原

樂音洛

除直手地

遂莫晚堂氏曰七月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

過此月後則除去也太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

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

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

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

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

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

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

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

至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

其居危而不張文武之道也

謂所居也

舍吾而
瞿瞿
碩慮用
旋之包
為見於

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懼懼，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東而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而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齊志

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勿思。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盧陵歐陽氏曰：職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焉。

○蟋蟀在堂，後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

愒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

賦也。庶人乘殺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官中車注日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愒，過也。休

詩經

此本誤

弗衣之衣
異本作

山有樞隱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

樞向侯曰朱二反榆以周以朱二反

驅祛龍鶴于二反死於既反

愉也侯以朱二反

婁力伊刀俱二反

克勤克儉於詩所憂伯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
信乎前聖遺風少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
動則已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可
過也勉之則其樂於人若情之所喜然而不
其或也則其財於人若情之所喜然而不
之職不也則其財於人若情之所喜然而不
誠使矣女各盡其所當務者所居矣猶民
機有餘布老蓋其職之所當務者所居矣猶民
於仰事俯育之問可以食肉少者不餓而粟
長慮却預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餘雖良士之
哉俗

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旋之貌未見於焉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敏於事之貌未見於焉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始則瞿然思中則安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近而遠自如是始可以樂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蟋蟀三章章八句
於所居之外終思其處之中心思始而思其外則又在
可幸矣○龜山揚氏曰此詩欲及遠而憂之深
而卒日好樂無荒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變之遺風未亡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有勤儉之意作是詩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不敢放懷底人
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
能遊於逸矣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康則能遊於逸矣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平邑
物
字
多

重馬弗馳弗驅死其死矣他人是愉

明也今刺去愉也愉白扮也
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美滑於白榆也
色白亦曳也
駟策也
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
則有愉矣
面于有車馬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
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
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意愈深蹙於生前則難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
愈深蹙於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已蹙矣

意愈深蹙
死後言

九上志

○山有栲櫟有榘子有廷內弗洒弗歸子

有鍾鼓弗鼓弗考死其死矣是保

興也栲山櫟居也似櫟色小白葉差狹
漆樹俗語曰櫟相櫟櫟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
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
花似栲而細葉正白蓋樹考擊也保居有也
今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字入志

詩經大雅

皓鵠 緯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予于鵠
居號反 長叶一安反 鵠叶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朱繡即朱襮也 鵠曲沃邑也

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
 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
 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中耳其民從而樂之
 ○慶源補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
 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蕪故國人以爲
 不足持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是以知
 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
 心而威靈氣滅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
 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粼利新反 命叶弥井反

此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
 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
 成矣慶源補氏曰民爲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
 民深不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木出之訓曰予臨光
 古深
 ○季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
 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
 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
 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命謂桓

史記世家世系

大方廣經

國風五卷

十一

蒸

升四半二也

勑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此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耶語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此必履反謂無且歎辭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盛蕃也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

序亦以為沃也

屋沃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此也兩手曰躬為躬兩躬為升先曰升後曰

椒聊二章章六句

公之弱言在此而意不在彼也昭公其意則憂昭楊也如水椒聊詩述當時民情舊君而樂曰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如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可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馬古之聖人臨乎民上禦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錄

詩經大

卷之五

九

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綱繆束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綱繆猶纏綿也禮氏曰綱繆是束薪三星心也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心象三星昂立故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日在畢昏時日在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

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失之詞曰方綱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柰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且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綱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為之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綱繆束新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
○迨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解反迨胡豆反叶狼口反 隅叶語口反 邂逅

與

與也 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

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 三章章六句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與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

弟胡不飲焉

興也 杖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玑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魯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

其葉獨
之棠異
本作華

詩經

國風

卷六

與同行也。故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累累，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

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累累，無所依貌。姓亦謂兄弟。章句文成。

杜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

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是袖之大名祛。是袖居居未詳頭之小稱。

○羔裘豹祛，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

之好。

好呼報文叶呼侯哉反。

山序意。寔之見氏之稱。

魚平。去通。居之以小序。見之。

杜杜二章章九句。法起居起據二反。居斤於斤御二反。居斤於斤御二反。居斤於斤御二反。

故。從也。所思之。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是袖之大名祛。是袖居居未詳頭之小稱。

好呼報文叶呼侯哉反。

山序意。寔之見氏之稱。

賦也衰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

黍稷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苞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

是也其本實注曰檟木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

虞

臭黍所靡靡

林檟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

賦也衰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

黍稷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苞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

是也其本實注曰檟木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

故世盥不致緻也

不堅緻也無執樹怙恃也

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令乃飛集於

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

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

得其所乎乳氏曰為連蹄樹止則為苦喻今從征

則盡力為之不能復種黍稷此王家之事無不攻

知天子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告怨也慶源輔

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特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

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

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鵠鳥名集于苞棘棘名王事靡盬不能執此也極已也

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此也極已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黍王事靡盬不能執行也即反

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此也

者也本草曰稻米有梗米即人常食稻米水生而色白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梁粟類也

色本草注曰凡梁米皆是粟類青梁公穗有毛粗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籠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鵠嘉時氏曰春秋之時諸侯

盥然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宴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也○天不不知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以君之義根於人心之遺澤也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也

又禮記春官曲禮云
侯伯七命云云
又禮記大行人云
諸侯之禮辨信

禮命所服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

國風五卷

十九

天子之言
可見

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
即鷩也二曰粉米三曰龍四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
藻二曰粉米三曰龍四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
散皆為繡鷩音鷩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
孫武公山李氏曰桓叔武公稱伐晉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
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
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履源輔氏曰安謂不捏抗吉謂無後患此蓋當是
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
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
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履源輔
氏曰請
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
其肆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人得志滿者其肆

屋

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此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
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
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
假王靈則終不誅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戍其主
帥而伐之以坐邀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
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
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知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
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
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
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
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
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
節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
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
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北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震源輔氏曰好賢而自
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
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

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藪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
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
葛生而蒙于楚藪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
於地興婦人從夫也生依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

息

曷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

旦

賦也 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 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 ○夏日冬夜獨居

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

要死而相從耳 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

之盡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

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北也 首陽首山之南也 南也 亦名番

奠

質

先 真

茶 簡兮

首山○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疑其山則曰首山自得首陽之稱乎嶺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諛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全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諛止矣

廬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諛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察其有無之實則或曰與也下章放此東為之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許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聽諛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下叶後五反

祐
後事切
耳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

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氏曰苦所謂與許也

○采封采封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

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從聽也

采苓二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封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

詩經大雅卷之五

不必有若其東不必有封則理可以無所聽
而○慶源輔氏曰諛諛之人不聽人而無所聽
則異日或不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
其情偽之或所以然則不惟不審察而真亦無自
而進矣此止諛之法也○豐城朱氏曰無遠
以爲然則欲其聽之審也○如城朱氏曰無遠
以理之所無其計且得而所不行况欲其昧之
理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其爲害也
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所適其情而被諛者
亦可以免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徐察也
於禍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廣氏曰鄭

秦一之十一

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俗不罰聖人之
聖人入深之故而淫奔之俗不罰聖人之
如此也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
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伯翳之
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來子曰
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來子曰
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嗣爲姬姓而氏不
同其後中仲音滴音决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
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
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渭之間馬大繁息
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大戎滅
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
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大戎所殺平
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

喬先生講
已言曰未詳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行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氏曰白顛蓋名馬驂騮盜驪赤兔的顛之稱君子

興王之墳墓也... 先王之墳墓也... 之富皆在馬... 者入以開方... 其自取然秦... 矣故嘗謂平... 廟墳墓先王... 卒使興王不... 見於此矣可... 勝嘆哉

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
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 至岐而卒至... 長西都方至... 八百里也... 左傳云秦輸... 秦后子享晉... 常居秦即今... 雍也秦即今... 也秦州即今... 日按成與非... 戎者固秦之... 殺則二戎者... 有志馬則於... 率師徒而討... 必除而先王... 乃曰能逐犬...

詩經卷之五

詩經卷之五

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
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令使也○是
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
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眉山蘇氏曰
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

者不樂逝者其墓

興也八十曰墓○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
羅氏曰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會不樂

○阪有桑隈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
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秦興而帝王
也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
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詩經

國風

卷

四馬馱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馱田結反阜胡有反

媚謂其反

狩叶始九反

馱也馱馱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

六轡者兩服兩駮各兩轡而駮馬兩轡納之於軾

軾與馱同故惟六轡在手也

軾與馱同故惟六轡在手也

意在手言把其轡能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

前篇之意也

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

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

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

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

時壯耳獸之供食各碩肥大也

有節故曰時壯碩肥大也

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

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

使左當人君以逐之也

御者從左以逐之也

殺第之左指禽獸之皆自左

末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

善也

閑叶胡田反輶音由

鑣彼驕反

後力驗反

兵車
別軫深

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備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如駟騏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伐收五檠梁音木輈游環脅驅音俱陰鞞音亂漆績音績

文茵暢轂音暢駕我騏驎音其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音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也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歛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孔氏

載

穹高

雁錄者謂所求之心
同以為文章歷錄
然歷錄蓋文章白

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軾惟深四尺四寸五束也檠歷錄音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上曲鉤衡者輈也孔氏曰輈之後則承前軾宜通後軾梁輈則駕於馬之上孔氏曰馬之進則承前軾宜通後軾梁輈則駕於馬之上孔氏曰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主懼輈之不堅也故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因兩駟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駟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駟之有鞞是也左傳定公如駟馬之隨漸也釋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文曰斬者言無常處

詩經

國風

卷一

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
 駿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音也前日軾蓋轡頭也
 車軾干歲反軾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
 此軾故謂之陰也軾以皮二條前係駿馬之頸後
 係陰版之上也漆續陰版之上有續軾之處消白
 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漆沃也謂消白金
 環相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駿馬之頸
 不當於衡故別為二軾以引車亦謂之斬廬陵羅氏曰斬
 當胸之皮駿馬之首當服馬左傳曰兩軾將絕是
 也孔氏曰駿馬頸不當衡則為二軾係陰版上令
 駿馬首不與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駿如手明
 車軾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

也哀公二年云兩軾將絕是文茵車中所坐虎皮
 橫執之前別有駿馬二軾也
 褊也暢長也較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太車之較一尺有半兵車之較長三尺二寸故兵
 車曰暢較孔氏曰言長騏驎文也孔氏曰色之青
 為騏知其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且其失也温
 色作慕文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且其失也温
 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
 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
 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先誇車甲之盛如
 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
 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
 所以不自已者豈伎忿之心

詩經卷之六

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
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
○安成劉氏曰每車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叙
私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

駉龍膺之合鑿以艘輶言念君子溫其在

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里驪曰駉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騶
驪黑色也看干也孔氏曰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
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艘環之有舌

也輶駉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輶故謂之艘輶
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
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輶駉內轡係入則過於轡
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艘也邑西鄙之邑
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
極也

○伐駒孔群允矛塗鏹蒙伐有死虎張鏤

膺交張一弓竹閉緝滕言念君子載寢載

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指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

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若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言和調也。物不和則為不群也。公矛三隅，才也。鑿錚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角釜曰金，飾其錚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錚，進矛戟者前其鏃。是矛之蒙下端者當有錚也。銳底曰錚，平底曰鏃。鑄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楨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張以虎皮為弓室也。鏤，鷹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張交二弓於韋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槩也。景也。儀禮作鞞，緄繩，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槩少，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說，明器之弓云有鞞，注云鞞，弓槩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

湯

為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載寢，載興，言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孔氏曰：山李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履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謂婦人必共知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者，豈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恨，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于序下，離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兼古恬及葭音加
潮所路及細音細
溯澗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

詩經卷之五

國風五

五

央

賦也。蕪似雀音九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蕪音九葭蘆也。
華谷嚴氏曰：蕪一名蕪，又各狹一物而三名。陸氏云：水草，牛食之，肥。一名蕪，陸氏曰：今人以蕪為蕪。因以得名。葭蘆也。葭一名葭，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為葭，長為蘆。成則各葭，葭葭也。又葭蘆名離亦一物而四名。葭葭則各葭，葭葭也。又葭蘆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支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涓，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

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涓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

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

詩經卷之五 國風五 五

中泚

泚音止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值

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泚

兼陵二章八句

兼陵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終南

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

京兆府即今陝西

安府

條山

頽如渥丹其君也哉

頽

頽音

頽音

頽音

頽音

也王藻曰君衣聲狐白裘錦衣以楊之

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

君之詞亦車鄰駟馱之意也

猶寺人之令也

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

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

紀山

廉角也

堂山

寬平處

詩經卷之八

陽

朱子曰此解謂之黻
馮氏曰黻也皆亦尊
早以解為天子
此朱詩侯黃朱亦
未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

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

紀山

廉角也

堂山

寬平處

詩經卷之八

已相疾也。繡，刺也。亦繡也。衣者衣之名。與繡裳異。其文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

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

杜自子車秦全
氏也以從葬的殉

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買音也。秦穆公卒。公名在好。以子車氏之二子為殉。環其左右。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六年文公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又按史記秦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武公卒初以人從才昂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宋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有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

皇本記
三泉三層之泉也

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至莊襄王而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年始皇不知所盜驪山之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傷伊爾反

風叶字指反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駢也 駢疾飛貌晨風鷓也 乳氏曰陸曉云似鷓青翅乃因風飛急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 欽欽憂疾擊鳥雀食之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駢彼晨風則而不忘之貌

教侵
手志

歸於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廢廢音移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推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麥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禽抱耶

○山有苞櫟隱有樂音路駸未見君子憂心靡

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與石敢義山有

興也駸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駸陸氏曰樹皮青白故謂○山則有苞櫟矣隱則有六駸矣

也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櫟隱有樹櫟音序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也棣唐棣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袍袍毛反叶安謀反舉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與子同仇

補公珍切袍

賦也袍補音也孔氏曰王藻云繡為繡蘊為袍純
 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首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
 有四尺是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
 俗強悍樂于戰鬥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
 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
 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惟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
 王焉止齊陳氏曰秦公據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
 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
 未限也讀文侯之命者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

乾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
 擇古字通說文乾車戰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

與與子偕行

與叶浦江反

賦也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入州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成富疆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既平沙解也

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學

之質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與夫強悍果敢當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而皆易于有亦嘗疑之堯典有武皆聖人也然堯之聖訓焉三代而尚有遺于晉武也蓋堯之時風氣開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開純朴未散譬之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開則其人壯大矣今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今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則雖得旋失終不能久也夫國之大也周家萬世不幽王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恥也周家萬世不復仇之志大矣獨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為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雖世降俗末人心天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于

詩至

詩經

國風

六十

信經人... 國風... 朱氏曰... 與子同袍... 恩愛相結... 於無事之時也... 與子同袍... 惟相恤于有事... 之日也... 先王之時... 君而為比... 族黨之民... 而為伍... 兩軍師之... 衆其所以... 使之相保... 相扶持... 者要非... 一日之積... 矣岐豐之... 地保相... 屬秦然... 有先王之... 遺民焉... 故其所以... 相告... 語者如此... 然曰... 王之與... 師則非... 從其君... 之私... 也誠欲... 其君奉... 命而為... 師則非... 復仇之... 卒也... 惜乎周... 既不能... 以命而... 為師... 則非... 復仇之... 卒也... 此而周... 既不能... 以命而... 為師... 則非... 復仇之... 卒也... 習非復... 先王... 之民... 真秦... 之民... 矣

列國也。○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袍，惟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君而為比，族黨之民，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保相屬秦，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之與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命而為師，則非復仇之卒也。惜乎周既不能以命而為師，則非復仇之卒也。此而周既不能以命而為師，則非復仇之卒也。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母之昆弟曰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

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置氏，車路以封潘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路車乘馬而已，歟。然猶以為尊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詩至... 瓊瑰玉佩... 思叶新商反... 理古回反

晉世家
及太子紀

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王之名非王名也
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是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大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生車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圍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

謂趙也
信上子
星受教
二君一子
有息
信公三
四子文公

令執在河東

二五

重耳
秦穆公

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母之心可見矣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後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子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不承權輿

詩平入全
同風五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韋谷曰造衡自權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意浸薄杜氏曰供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飽于嗟

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梁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每食不飽無一故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恒者然后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由公穰生穰生不嗜酒元生每置酒嘗為穰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穰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巨廉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由公強聲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穰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為去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曰引穰生之事為證者惟原詩人之心安居舖于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于安居舖

詩經大全五卷終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敵之事而已恐非貧者之志也。登山謝氏曰秦君用貨禮貌衰而不去至于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為貧者亦為可耻矣

純乎人欲則化為怨毒而不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成欲不為德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于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工之敏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大夏其將有中國矣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六

陳一之十二

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
梅位在東方象見之明故稱大皞乎也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

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

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暋父為周陶

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

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

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

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蓊封帝堯後

曹衣也
襄公亦云
周文王之後為周正
同句解曰言敬也言敬先聖之後也

陽

子之湯兮死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

湯即地泉

止辰羊辰亮二反洵音荀

快也之情

望方武

情專縱情而飛也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死丘濮氏曰死丘因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死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關氏曰游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弱于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死丘之下無冬無夏復值其鷺

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祈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息焉冷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三章刺
久事
厚上卷

詩下五八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父無賞值其鷺

古者春秋教以禮冬夏教以詩書今无冬无夏則常舞无度也

翻十有万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歌是樂器坎卦云樽酒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宛丘之翬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

有章言其

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日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逝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

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敢貽我握

詩經大全 國風六卷

三章言其合

三章言其相與之厚

搖是迹
其反以
初亦也

賦也逝往越於鬲衆也邁行也菽菀
名荆葵紫色孔氏曰一曰菽菀水草多花少葉又
甚密有類蠶窠故尔雅名菽菀俗曰火蠶椒芬芳
之物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
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菀
茅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
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
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則善心必
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
游焉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
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

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慾者
亦其勢之必然也

棲首西

樂音洛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
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尔雅云
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
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
即屋此惟衡木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
四垂此惟衡木為之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
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
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
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舍人云棲屋
行步之居

先
九卷
孔氏曰
池停水曰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

姜

賦也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姜齊姓
貴于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子

賦也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什子宋姓
魚以鯉冠稱而神農書曰鯉為魚最

衡門三章章四句

無求于世如蘄風考繁者興
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
擊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於世三者之意備見於
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

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
見隨寓而安無求于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反賜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

之使孔氏曰漸漬晤猶解反介也○此亦男女會遇

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

語

語是子之相答述而言語也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

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言是子之相言論也

淑姬只是女子之美稱

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宜為

索也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葉管則削與管

俗名白管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中將^二將^三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將將感

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

肺曾計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

哲

興也肺肺猶詳詳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

粉而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

下也有國者之於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就心身言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冬毛

知而不已誰謂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長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中猶有恨人之知之至於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說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鵲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興也鵲鴉惡聲之鳥也

今謂之鵲鴉亦名怪鵲○漢書云霍山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權又云鵲似鴉本草云其也權音壑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鵲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佛予美心焉怵怵

棺

詩經

正義曰：秋訓文，郭傳曰：幻，惑，欺，誑，人者。鄒風揚之水。

錫

與也防人所禁以捍水者，丘，音美也。若，若饒也。莖如芳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併，併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廷，居望也。然，以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者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怵怵，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辭，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音若矣。今此何人而併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怵怵乎。

○中唐有甃，邛有音鵲，誰併予美，心焉惕。惕，音惕。

正義曰：甃，謂之甃，李必曰：甃，一名甃。郭傳曰：甃，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

葉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到門之堂下甃，尾音甃也。爾雅注曰：甃，鵲也。小章雜色如綬，安成劉氏曰：埤雅，釋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揚揚，猶怵怵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相親也。舒，舒也。窈窕，女之靜好也。勞心，勞心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

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懷受兮勞心慙

兮

興也懽好貌懷受憂思也慙猶惜也臨川王氏曰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慙

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慙憂也

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陳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雅
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
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
不獲哉惜乎五言未見
好德如好色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

曰野野外曰株林據詩中曰株林夏南徵舒字也

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
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
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

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

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

諫不聽而殺之

又厚世家

彼澤之陂有蒲萋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公曰吾能改矣公曰二子請殺之公弗
聽遂殺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
楚莊王所誅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
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宣
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復氏亂故殺入陳
殺夏徵舒而極於是有狄人入衛之禍陳之亂
至于株林而極於是有人入衛之禍然則欲
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非能以觀可
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詩經

國風

下

夏
遂

相

田也。陂澤障也。種也。澤浦水草可為席者。曰蒲。

似亮而偏有奇。荷芙蓉也。爾雅曰：芙蓉，其華並加其骨，柔而性溫。荷芙蓉也。葉遠其本，密其華，並下白。其在泥中者，蓮謂房也。加音加，渡音渡，密亡必反。自勝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亦將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

卷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鳥言反

田也。簡，蘭也。卷，髮髮之美也。○山李氏曰：盧令其則一義，悄悄猶艳艳也。恒，不暫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

嚴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與也。菡萏，荷華也。嚴，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二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晁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

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死故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
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
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汗隆民之
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
哉爾雅曰變風終盡陳靈何也陳靈
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爾雅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
其大半此則游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

檜一之十三

有高辛子
有二子
父公元年
九子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國左傳
之墟也鄭城檜而處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融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
北榮波之南廬陵羅氏曰榮波孔氏以為一
波澁則居溱洧之間其碧妘姓祝融之後
二水也
居溱洧之間其碧妘姓祝融之後孔
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四曰偁人案世本偁人即偁之祖
○釋文曰偁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
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為偁子者也
周衰為
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鄭州今隸河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却
南開封府

也○爾雅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詩
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未歸
之詩凡六十六篇
不啻居其半也

庸之於衛也未知是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縮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

之服也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爾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

可知矣爾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

○羔裘朝朝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

傷

賦也翱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

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廣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

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則其所闕者蓋不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于

大者必遺其小溺于道者則亦無暇于大矣

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宴行而朝君夫人

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君夫人

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以一朝君夫人

相去如此遠絕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賦也庶幸也編冠素純音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編綠邊曰純以素為純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兩哀遠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禪徒感則除之○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九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來來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博博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相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樂兮蓋言情與服之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

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詩曰言傷也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此衣其皮先知蔽前後

知被後後王易以布帛而冕服謂之鞞反分勿其餘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曰鞞鞞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鞞矣蘊結思之不鮮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慶源輔氏曰素衣素裳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復可得則至於憂如此是慕其心必有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謙于其心者也此秉彜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禮記李氏曰以布為衰綴之于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后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子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衍衍

切々聲到也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于人情之所同欲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強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于元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

支
有章嘆草
元知有知
有百家

傳

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震源輔氏曰子貢問子騫之事毛載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可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下則弗之忘棄者也至于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而不肖者必當踴而

知
際有長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

賦也
猗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
日葉如莖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
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葉

麻
次章亦章嘆草木
元室元家見已有
室室家有思宗

質

核苗弱不倚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
能為樹
指長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
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際有長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無室
際有長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

詩經卷之六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所覺矣何為使之至此遠哉為人上者宜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當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

賦也回風也旋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予魚漑之金鷄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

興也漑滌也鷄金屬也說文曰大金一曰鷄大上小云關東謂甌為鷄亨魚用釜不西歸歸于周也

詩經大雅

十七

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辨上下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蜂蟬之羽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以之憂矣於我歸**
楚則足與辨也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蟋蟀振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

比也振閱未詳說舍息也

蟋蟀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茅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後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閱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道送賓客之官何揭投也

夏官序云候人
迎賓客之來者

詩小雅

卷六

七

考工記盧人云文以辨六尺有六寸安長尋有八尺文安俱是短好相對

自一至三禮記三至薄

周禮立卷 考工

晉文 左傳

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之子指小人帶處四寸並廣二寸戈殺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帶冕服之鞞也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頤五寸有華帶傳二寸帶制同祭服謂之帶一命緇音他服謂之鞞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緇音帶黝音珩再命赤帶黝珩三命赤帶璚珩大夫以上赤帶乘軒鄭氏曰緇赤黃之間色珩佩玉之行伯之鄉二命其大○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夫再命士一命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殺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帶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禮負羈曹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多○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巳而曹國之小赤帶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奮蔚朝盛之此也其謂是歟蓋疑詞不敢質言也

職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鷦徒氏反服叶蒲此反 考黃涉行潦也

興也鷦音鳥又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如鷦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鷦鷯也好群飛入水食之故名鷦澤○本草曰如鷦鷯身是水柴惟骨前有兩塊肉如人奉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因名兆河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鷦徒氏反媾古豆反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令人謂遂意

矣

曰稱意

蓄鳥會反對於貴友

○蓄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變兮季女斯

變力轉反

飢

比也蓄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隰雲氣升騰也婉少

貌變好貌○蓄蔚朝隰言小人衆多而氣敵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入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則可象之保无久暫隱是之殊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雙

上句喻小人之盛下句喻君子之守用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儀者所包有度而容也

興也鳴鳩結音鞠曲音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羅氏曰爾雅作鵙鳴又各獲散陸玑又名擊穀又各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謂子朝從上

用心即揮心之謂

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故為司空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桑則其子七

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

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

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

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

琴并孔傳
琴文鹿子
皮并主音
禮註云皮并
以白鹿皮為

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
結於內者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
言為說此是推解得此詩意出
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外可
以占其
內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

絲叶新齊反

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
常不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
及帶太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王
君朱綠大夫玄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
華是有雜色飾

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其○言鳴鳩在
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
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
正四國矣太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
法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

榛則中反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鴉鳩四章章六句

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鴉鳩飼之則如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也然其言之有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儀不忒而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詞固亦天之感通之理也○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一致也由其是久而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

比而興也列寒也華谷嚴氏曰列旁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蘘童梁秀屬也陸氏曰禾黍秀者也苞草叢生也蘘童梁秀屬也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童梁或謂之守田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

蕭叶陳鳩反

詩經大雅

樂

周

桓公九年公羊傳曰京師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不也師何也天子之居必以文象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京周猶周京也謂之牛尾蒿

○列彼下泉浸彼苞菁菁音尸隰我寤嘆念彼京

師

比而興也菁葦草也陸氏曰似蘋蕭青色科生○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寸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正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蒞以

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京周與周京京師義詳見大雅公劉篇

之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膏古報反卯伯勞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卯伯卯侯文王之後嘗為州

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鄭伯

河中倚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伯也○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

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卯伯以勞之傷今之不

然也慶源輔氏曰列彼下泉浸彼苞菁則衰蕭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于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傳亦四句
又定四年

卯伯勞
諸侯
治

陰小人
學極亂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利已盡獨有
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
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
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
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于二則
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卦純陰無
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
曰此陰陽之生二爻當一月頃滿三十日方滿
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
生其微做一畫未成非陰道極盛之時其亂
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
可知亂極則即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
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
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陳氏曰亂
也戴于下是君子得輿之象

極而不治變極而不立則天理滅矣人道絕
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
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谷
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
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
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
之前其意尚親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
有觀望之意矣宜慨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
鮮利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
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
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
充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

黃昭曰夏太康失國
廢祿之官不復務農
高王孫太康が
不密カ秋カル
務農有也

索隱曰國語云
不務棄子不密
不密當太康之時
不密生鞠陶鞠陶
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
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木王徙
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
能泣作鄭氏曰泣視也周公旦以冢宰
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
以後而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
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

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棄子不密孔氏曰常昭以為不密生鞠陶鞠陶
狄之間不密當太康之時不密生鞠陶鞠陶
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
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木王徙
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
能泣作鄭氏曰泣視也周公旦以冢宰
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
以後而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
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

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
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於他詩無所可
係故因附之豳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
之詩豳時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
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盧陵彭氏曰七月
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
而及於昆蟲草木飲食衣服之末較之公劉
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城劉氏曰
七月而後附以鳴鴉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
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
作之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
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
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必發叶方吠反歲發二之日
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

詩經卷之六 豳風第六 卷之六 豳風第六

支
西詩以衣食為
主者章是言
大章下七章
為章亦非
夜後以言食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

放此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流下也火木

火心星也日明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

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

而西流矣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

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

退十六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然

此詩上迷郊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

蓋據周公時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

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

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

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蓋

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

代之正朔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

尚非其至也無風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

而寒於是為至為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耕田器也

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

為耜耜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

兩人併發之打他丁反句音鈎于耜言往修田器

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

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

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諷誦以教之尹陵羅氏曰謂聞讀之不依琴瑟而
國成王之幼冲周公使管仲歌之庶幾王知此章首
小民之依不敢流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此章首
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
流火為首張子曰慮事有預常於故九月而授衣
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
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
用力齊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尹陵歐陽氏曰田
業而喜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
事之豫三之日于報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
同我婦子蓋彼南畝見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見
其上下之志通○妥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
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
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也

人乃不待勸而能然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
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
後段之意監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
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而有食○妥
者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所以成衣
食然所以足食者則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所以成衣
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穿室墼戶之事後段以三
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穿室墼戶之事後段以三
日言耕食之始而復言穿室墼戶之事後段以三
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
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
預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
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
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
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寅之日其為
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
亦可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
亦晚

三章本其女
印文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與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桑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
范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体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繁白蒿也所以生蠶合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淡音之也
初初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函公之子也○再言

少長
長

六月二日
時感大父母之遠
傷悲也

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
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婚嫁本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

詩經大雅卷六

六月二日

親迎之公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
此後章言公子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
及公子同歸民愛卻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
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之深者
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
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

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鳴八月載

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兼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

三章言其
委績之類而
忠于奉上

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
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
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
采其葉也斧斨二音斨音斨斨音斨斨音斨斨音斨
也○孔氏曰斨即遠揚遠揚起者也
所不及故枝落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之而採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是人之弱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
猗猗然耳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鳴伯勞也
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鳴也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
朱子曰鳴以七月鳴陸佃以為題鳴即鳴也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也
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

詩經卷之六

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在
 常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曰月令
 植筐管注曲薄也植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
 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
 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為布臨川王氏曰蚕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舍而
 庚為候麻成於陰氣之慝時故以鵙為候而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
 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
 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為公子裘獻豸于公皆
 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
 成矣○安成劉氏曰至誠慘怛之情
 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以上二章專

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安成劉氏
 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
 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
 成實始於春月之蚕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
 歲蚕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蚕桑之備方始以至預
 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
 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萋五月鳴鵙八月其穫十月隕今四月
 要於選友
 蝓徒彫反
 隕于敏反

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一之貉戶各反
 狸力之反
 隕于敏反

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績子管反
 豸良反
 豸力之反
 豸力之反
 豸力之反

賦也不祭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曰木謂
 之華草謂之榮萋草名隕

今四月
 要於選友

今四月
 要於選友

今四月
 要於選友

隕于敏反

詩經卷之六 國風六月

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
萎味苦謂之苦蕒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苑繞蕒細
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蠲蟬之蟬也臨川
陰已受胎於下萎感之而早秀蠲蟬名蟬也至氏
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蕒言
月何也秀蕒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
蔓感陰氣而先秀蠲感陰氣而先鳴○張子獲禾
曰秀蕒者物成之初鳴蠲者歲秋之漸也獲禾
之早者可獲也隕墜擗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
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
也孔氏曰強說冬獵續習而繼之也孔氏曰繼續
也者以取皮在冬也武事年常習
忘戰也戰也從一歲豕豨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
曰秀蕒也鳴蠲也獲禾也隕墜也四者雖蠲桑之
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蕒始雖蠲桑之
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

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采蠶
至矣又於鳴鴉之候麻事興焉至于染玄黃之色
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
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于秋求桑
于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
足也于貉為裘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
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曰前兩章終
但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固有一則曰為
公子裘二則曰獻豨于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
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公則
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溫暖為先非卻公有以
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

詩經卷之六 國風六月

與虞
三章三句見其用
御寒

又韻音終

滋素和反

野字戶

野天高暑故也

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叶後五反 穹起子及空珍悉及種許云及墜音觀戶同上

下穹室重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下上

力家長有別呼婦子語之

嗟我乃是老若之文

歲入此室處

室以都邑之室言人者自回戶而都邑

賦也斯蝨並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胡氏曰集傳本伊川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

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蝨股似玳瑁五月中

呼炸盤淡雞如蝗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

中飛而振羽索七作聲華陽范氏曰宗簷下也

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至入空空

暑則在野寒則依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空空孔

以荆竹
謂之草

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葦戶冬則

塗之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

塞向墜戶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

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一正皆魯用也○安成劉

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正皆魯用也○安成劉

所紀而言者天之時一正皆魯用也○安成劉

首章所謂二之曰何卒歲是也正朔而終于季冬

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曰改歲者正朔而終于季冬

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

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郊公創國偏方亦有

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言觀蟋蟀之依入

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田為糧之○言觀蟋蟀之依入

則知寒之將至矣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一陰生

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

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一陰生

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一陰生

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一陰生

三合

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克命義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單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鴉為蚕績之候以秀萸墮禱其獲為取皮之候以斯蠶蟋蟀為處室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日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此室亦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于禦寒之意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服而至我牀下所以盡人事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

之當為卯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蓀七月亨葵及苽八月剥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

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

夫

賦也鬱棟屬蓀蓀音嬰又蓀也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庫下李與棟

九 屋

鬱 蓀 苽 瓜 壺 叔 苴 采 荼 薪 樗 食 我 農 夫

禮記卷之六

圃菜
種處
場
王
場

相類與真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葵菜名
注曰葡萄即蓂蓂生隴西五原山谷光所轉輒低
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
覆其根○爾雅曰塗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豆也漢氏曰菽豆剥擊也獲稻以釀酒也
通名以為稻糯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
溫故以為酒助之也孔氏曰壺瓠也長樂劉氏曰
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壺瓠也
嫩者可食瓜斷絕之義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
拾也首麻子也
也孔氏曰檇唯堪為薪故曰惡木○本草注曰檇
得名其木景無用莊子所謂大本自此至卒章皆
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李氏
則曰于耜舉趾則其勤于農事可謂至矣獲稻納木
則田事之畢至于食鬱及奠亨葵及菽開冰祭韭

朋酒羔羊此所以助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
飲食者無不至也
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
狎以缺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養
長幼以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
意而無已四章終無獨之意亦可見其愛敬於
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
看介眉壽食之為介眉壽之食介眉壽之食
剥而為春酒之為介眉壽之食介眉壽之食
非以常食也瓜皆介眉壽之食
之新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
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之意固以是為常
質祭之意多瓜嘉蔬非不可以及之
以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也而果酒嘉
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所以無
凍餒之而又美味以助之此而致其助也所以無
也飲

卷八

卷八

故用三
以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
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
而納之於場也圃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

家事之不忘

穀

場圃之地所

家音請

重直容反

結

結音之總名禾稷去皮曰結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
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再言禾者稻秫菰梁

之屬皆禾也

所謂離胡飯也

粟林似黍米而粒小不盡為飯最結宜作酒菘又

謂之麥白歲又中心生乃離胡黑米梁米皆是粟

類孔氏曰麻鬱至後結實乃離胡黑米梁米皆是粟

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于十月

蓋總言農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宮邑居之宅也

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

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尊治之事也臨川

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有廬

也出而作于田入而休于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列

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或曰公室

即蟋蟀入林下而塞向墜戶之時也

時

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
 絞也緇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
 我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李氏
 邑故謂之野入都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也升其屋
 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
 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輔
 舉重糝和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
 執宮功現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
 室宮府之役於其上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於其宮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固不待使之而然
 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
 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於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子
 君上治天下之未嘗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
 也臨川王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于冬月閑隙
 而乘屋○

之際如修完屋宇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
 于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証其民事
 不可緩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意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事而不已故我稼
 終則有始也晏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
 而終始農事之衆雜亦從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
 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
 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方始於
 其築而納之也見其勤勉戒飭之意於其始而
 其乘之也難則無見其勤勉戒飭之意於其始而
 其憂勤衆難則無見其勤勉戒飭之意於其始而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詩經卷之六 豳風第六 十月三日

明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八堂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饗叶盧良反 躋子侯反 觥子彭反吐豆反
上云羊 蚤音早 莊音九巴小反

賦也鑿氷謂取水於山也冲冲鑿氷之意周禮正
歲十二月令斬氷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歲氷也
子取之注注取積陰之水所以通達其氣
使不為災孔氏曰冲冲非貌非声故云鑿氷之意
又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氷則即以其月納之
納藏也藏氷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暑凌陰氷
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氷猶可藏也蚤
蚤朝也非菜名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
羔開氷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非者以時非新
出故荐之鄭氏曰獻羔祭

啓之
氷ヲホスヲ云

司寒而出氷荐于蘇氏曰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
宗廟乃后賜之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
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鉅而未發其
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啓氷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
畢達陰氣乎絕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
浴氷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氷公始用之未賜臣
客喪祭于是乎普用之社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是
朝廷治其賤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
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社氏曰愆
温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胡氏曰藏氷開
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死為札

時正

國風

卷

胡氏曰藏氷開

死

夏正

采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
 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
 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也房戶間是也
 冠禮注置酒曰儀禮鄉飲酒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飲酒也○房戶間是也
 中當為東西之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
 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
 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未子曰周初
 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此知之成王之時禮樂
 等意思也故周但知為君之尊而未知為國之初此
 也○華谷跋氏曰補傳云若民相親不啻如家人

父子周之王業由于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
 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創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
 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
 於衣食然未嘗以先公之休暇之民亦自力於農桑
 之君以樂其生至於君親上下之誠亦未嘗以兩為
 足其報其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下之誠亦未嘗以兩為
 知其所以然也此所謂卑卑如也○安成劉氏曰此
 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忠愛
 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
 水藏冰其供上下之役也為其勤肅霜滌場其君既
 也為其速故其開冰也為其勤肅霜滌場其君既
 壽民復有以致其於神其務開也殺羊舉酒而祝其
 君所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仲春晝擊土鼓歛音函詩以迎

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攷之
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
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
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戒成王見
于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
穡之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懇至

鸛鳴鸛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鸛字之閔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鸛鳴鸛鳴音休惡鳥攪俱
反介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鸛鳥也
持也鸛蓋鳥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
養閔愛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

周公
鸛鳴

武王伐紂
以後紂子
武庚封

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
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

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
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
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
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之疑乃是一體今既克商
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
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
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
鳥之愛巢者呼鸛鳴而謂之曰鸛鳴鸛鳴爾既取
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此情愛之心篤厚
之意育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
又毀我室乎以此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

此註意不合
武王伐紂
紂子武庚
紂子武庚
紂子武庚

室也房陵彭氏曰或問既取武庚子無毀我室解者
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
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
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
於三叔則有憫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
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
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
于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
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杜日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巢下民

女音汝

行叶滂女反

士音杜綢繆留反繆莫侯反

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繆
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
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
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
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
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
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
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備禍亂之意是當
今攝政而欲其不利於孺子矣故周公言此以曉
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

拮音吉据音居

將力活反

租子胡反

周公且之

詩經

國風

四

瘖曰予未有室家

瘖音徒

巢之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据取也茶萑音茗迢音可籍巢者也乳氏曰亂為萑萑音萑茗音茗迢音迢蓄積租聚也卒盡瘖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据亦言之法也卒瘖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將茶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氏曰手拮据而將茶蓄租而以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

譙在消反

脩素彫反

翹所消反

漂搖予維音曉

漂匹遙反

曉呼亮反

急手手人云云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流言自以周公為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為已誠然室家無所避也此情哀而意切也○安成劉氏曰章及此之詩所以情哀而意切也○安成劉氏曰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美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危其勞而為非一日美成王既惑於不為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誠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風

雷之變又以見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
信而惜成王之也
見不明且速也

鴉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公乃告二公曰我則罪之弗辟我將無利於孺子先王
以貽言無根之曰鴉王亦未敢爭立公蔡氏傳
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亦未敢爭立公蔡氏傳
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商管叔於周公為兄
王而動觀故武庚也辟言為不避則於豕有
公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知何據孔氏居
東也鄭氏謂辟居東方未起成王未蔡氏罪
為誰遲二年之非也後王始知罪人之成王
者遲二年之非也後王始知罪人之成王
見于三年成王則居東之非也後王始知罪人之成王
居東三年成王則居東之非也後王始知罪人之成王

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
征之其東征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
亦辨此不然二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董叔重得書
思以片言半語速然與師以公處骨肉之說後來
忍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亦公之固不應象
大而不誅之若請之於區區亦何必見從之
聖人之心公避舜正之大區區亦何必見從之
避之終不悞子即為之或謂周公居東不
幸成三終不悞子即為之或謂周公居東不
亦惟不盡其忠誠而不知為之或謂周公居東不
深與不盡其忠誠而不知為之或謂周公居東不
事變在眼目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意謂公
自今讀之雖無疑及至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曉然成王雖無疑及至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尚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書後方始釋然開悟至風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公遭此言即東王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乃作此詩成王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歸公乃作此詩成王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心

唐家魚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
其情而閱其勞也及其在途則又覩物起興而自
嘆曰彼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
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
塹柙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
曰此亦歸
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
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
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因追言其在東而
從閱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

也 戶町腫鹿場燭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戶後五及町他頂反腫他短反燭以執友耀以照友行計戶町友
賦也果羸括音樓也本草曰括樓實名蒞瓜生苗
蔓延青黑色六月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
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
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
土坎中常惹着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
濕生虫也多足其色如蚘蚘背有橫文○孔氏曰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蠨蛸
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
草使人不疑為虫故各長騎賁欺○孔氏曰小

賦也果羸括音樓也本草曰括樓實名蒞瓜生苗
蔓延青黑色六月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
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
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
土坎中常惹着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
濕生虫也多足其色如蚘蚘背有橫文○孔氏曰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蠨蛸
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
草使人不疑為虫故各長騎賁欺○孔氏曰小

寺

因

與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呼為蟪蛄子俗叮嚀舍傍隙地也。爾雅曰：叮嚀，林

中也。無父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

夜飛，名如蠶。夜行，下有光如螢。燿，燿即螢。以宵行為

相戾，當知窮行乃更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

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

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

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

家之情也。程子曰：夫從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

谷嚴氏曰：列家于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

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

濛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

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

鶴古玩反 濛濛，鳴也。于垤，婦嘆也。于室，洒掃也。穹窒，我征聿

至叶入声 敦都回反 烝平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

日頭無丹頰，無鳥帶身，似鶴不善唳，但喙相擊

種而鳴，亦有二垤，蟻塚也。為塚以避濕也。穹窒，見七

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

之。遂鳴于其上也。埤雅曰：鶴知天將雨，泉上潤，故巢處知陰

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泉上潤，故巢處知陰

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東征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鄭氏曰
陰雨尤苦婦念於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
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
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
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

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女成劉

章熠燿言宵行虫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

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

駁音白曰駁處有白處駁赤色有駁縞婦人之禕音

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聲去結也九其儀十其儀

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

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

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和婚姻之禮者人情之所

詩五十五 國風 卷之六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歸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歸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

持鞶固數十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也而特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情於詩是其一情也周公知其情之所歸也故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
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非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先王謀之非為先王謀也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先王謀之非為先王謀也
則伯也下也又曰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于下伯也下也又曰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于下伯也下也又曰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于下
述后稷公劉衣冠斯氏曰周公之詩七月人之道也東山述歸士之勤勞以告成王見君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勤勞以告成王見君孰能為之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誰能為之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誰能為之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誰能為之也
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交通上下之情武而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而詩破矣而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而詩於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

詩經大全 國風卷六 四

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民一
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什
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象
之可乘乎故周公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
乎警民之戒飭使人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
順和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
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
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民非以力勝之也以
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故軍士之從也以
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
公此舉之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音登旁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

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皇

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

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

也所謂上下交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

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

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

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宋子曰聖人

是形容得不出這是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

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

如何不安也得出不寧也毛氏注却云四國是皇

壞了此詩說少處說分明如正口須看那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夫管蔡流言以謗周

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
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
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
之心太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
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
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
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
執銳皆聖人之徒此是大槩說如
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是聖人之徒便是聖人
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
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
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鹿人曰有麓底聖
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盜賊之徒又曰此詩
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

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
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
○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
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
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
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
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吡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

善化

詩經

卷之六

五

道哀殺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錄木屬釋文曰今道歛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厲平游氏曰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慶源補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三尺轉三寸之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也○周公居東之時東

氏曰舜與周公皆處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其心固正大直平自私自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克李充卿問是時可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李較輕所以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朱氏曰我一人而天下復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而復則向之不正者復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所以哀我人匡四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子邇豆有

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
邇竹豆也豆亦豆也漢氏曰邇豆禮器形制相類
存邇醢其實谷四升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
故量云容四升曰豆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
斧則不過即此舊祭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
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特豚成劉氏曰昏禮用
形于此邇豆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

特豚

宰者
牛羊豕

讀醢醢四豆無故故邇之文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
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緇罭謂之九罭魚
今之百囊網也云緇罭似鱒聲上而鱒細眼赤曰鱒
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始以此也○爾
雅翼曰鱒魚月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爾
魴已見上曰安成劉氏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
也之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
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壘估胃也皆

宗彝者酒樽也
虎上
雉

績音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
於裳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虫
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明也宗彛取其孝也藻水
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天子之龍
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然故謂之
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
九戩之網則有鱗魴之魚矣我邁之子則見其袞
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
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

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
用韻詩中亦有此体也

○鴻飛遵陸八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
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
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
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

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豐城朱氏曰留
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勝
天下之公論此東人之所以倦倦於公雖欲挽而
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宋子曰此詩

願其來故致願番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
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
是以有衣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說蓋衣之
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衣衣之人
其為東人願番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
刺朝近不知之句故后之說詩者悉委曲附
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去后千
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未直是盡得聖人
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此兵事帝
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而素裳白鳥今
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
公避君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興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躡也
日哈躡也○孔氏曰疐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
前行曰躡哈卸頓曰疐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
退而哈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鳥冕
服之鳥也鄭氏曰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
同復下曰鳥禪下曰履禪音冊○房陵李氏曰天
子諸侯用屨用几几安重貌為安故几几安也
馬他服用屨用几几安重貌為安故几几安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
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
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
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宋子曰

反說亦有此意義畧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卒止不安其常慎者或至於喪屣喜者或至於折屣夫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現聖人矣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諛和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此詩人只得如此說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逐春秋却書其孫齊如此齊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回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戾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

瑕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王病亦王病○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藪藪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太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

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外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山楊氏曰狼跋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履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末無人說得到此○聖賢朱氏曰聖人之周于其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要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訕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平陽范氏曰邠居風雅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

豳風ハ
善思ニ後
スルヲ云アリ

而后至于鹿鳴言周之○篇章歛豳詩以
 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邠
 也又曰初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
鄭氏曰初年初豐年也田祖始耕田
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
祭蜡
音則歛豳頌以息老物
鄭氏曰蜡歲十二
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
老息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
 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
 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安成
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
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
為半又於篇章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然
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

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發取其下節而偏
 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
 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
 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
 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
獲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
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
一詩而備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
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雅其說具於大田
 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大全六卷終

詩經

卷之六

五

